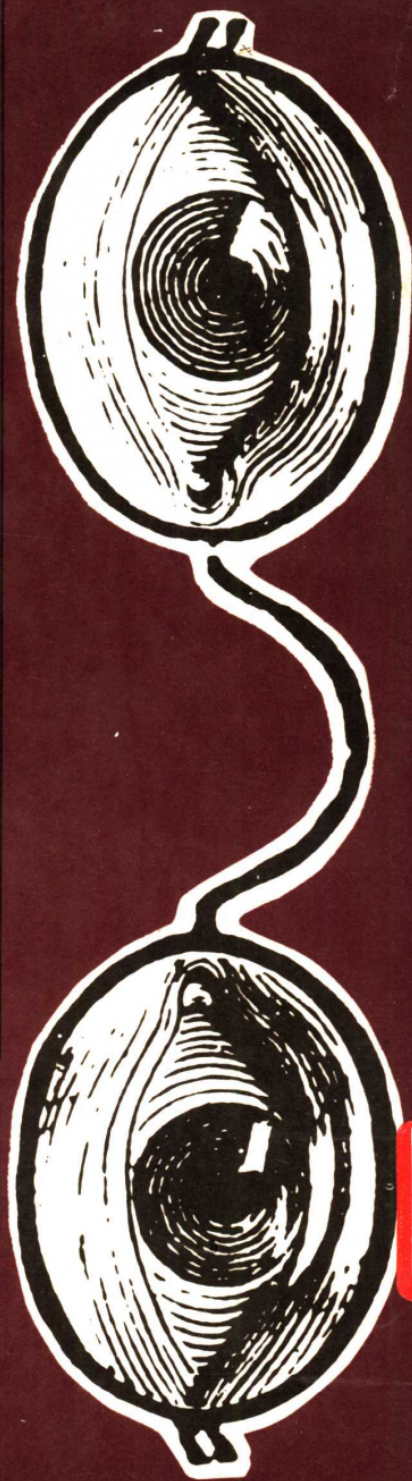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文學雜誌作品集

中國文學評論

第三冊



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文學雜誌作品集

劉守宜主編

中國文學評論

第三冊

66・12・0232

文學雜誌作品集

中國文學評論 第三冊

主編者 劉 守 宜

發行人 王 必 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

電話：七 六 八 三 七 〇 八

郵 振：一 〇 〇 五 五 九 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定價：平裝本八五元
精裝本一二五元

目錄

論文章傳統的道路與現在的方向	勞 榦	一
文學的境界	梁實秋	九
中國文學的沒落	沈剛伯	三
舊文化與新小說	夏濟安	三
愛情、社會、小說	夏志清	三
中國的社會與文學	勞 榦	五
文學、思想、智慧	夏志清	六
評彭歌的「落月」兼論現代小說	夏濟安	七
張愛玲的短篇小說	夏志清	一〇
評「秧歌」	夏志清	二
關於「旋風」的研究	高 陽	一四

論「巧婦」的社會價值……………楊海宴 一六七

——兼介本書幾點新技巧

一則故事、兩種寫法……………夏濟安 一七七

談「聊齋」……………思果 二二

從儒林外史談起……………許世瑛 三二

讀儒林外史隨筆……………程芝亭 四三

紅樓夢的對話……………石堂 五二

再論紅樓夢的對話……………石堂 六七

——覆徐訏先生

論文章傳統的道路與現在的方向

勞 榦

文學是要受到語言的限制的。語言變了，文學也隨著變。中國語言的發展，是很特殊的，並且在發展之中，又受到了單音字的影響。因此它的發展是趨向於簡單的句法和簡單的篇章。它的優點是警句更容易造成，它的缺點是意義含混，不適宜於說理。假如以文學性質來分類，則印歐的語言，可以說是散文的語言，而中國的語言，可以說是詩的語言。

在中國傳統之中，歷史是被人看重的。但中國史家對於歷史的敘述遠不如對於歷史編輯方法成功。這就由於歷史編輯方法與語言文字無關，而歷史的敘述，就要受到了語言文字的限制。至於說理之文，當然最成功的是莊子，其次是孟子。但莊子和孟子的長處，都是以觀察銳敏勝人，而不是以理致分析勝人，還是論文中的「詩」，其長處並不靠著純然說理的文字。

古往今來，在中國文學中間，誠然有不少精闢的命意存在其中。但是結構謹嚴，一步一步，一層一層的推進，無一字在前文中無來歷，無一句在前文中不可以取得證明，真是不可

數觀。換言之，我們過去，確有不少天下之至文，但這些好的文章，不過給予我們一些概念。至於這些概念，從何處得來；用何種方法來證明其爲真實；究竟如何加以分析；分析之後可得到什麼結果；把這個概念加以發展，有多少的可能性；似乎很少有人這樣去做。縱然有人去做，也只大致說一個結果，並不將他的思想發展的過程敘述出來。這樣的說理文字，簡潔是簡潔了，無奈不能充分發育一個完備的理論，而且也不能使人充分追隨或批判這種理論。其中重要原因之一，當然是衡文的方式，是「氣」、「骨」之說，而這種「氣」、「骨」之說，還是從我們語言文字的特質引申而來。

「春秋謹嚴，左氏浮誇，易奇而法，詩正而葩」這是韓愈批評經典的文字。就現在看來，左氏誠然有某種限度以內的浮誇，但春秋也未見得就十分謹嚴。詩正而華（葩）是可以說的，但易未見得就奇而法。因爲春秋據魯史而成，魯史本書成於衆手，前後未必一致，而且書多闕文，命意未可解者尚多，謂之謹嚴，殊爲太過。（孔子大約授過春秋，似乎不過把它當作教科書，不見得字字皆有深意。）易本卜筮之書，皆言常道，未可稱爲「奇」；至於所指之事，可以上下出入改定之處，也非常多的；尤其吉凶悔吝，更難具有定說，謂之爲「法」，更未必然。這種原因，就由韓氏是用寫詩的方法來寫文章，完全用的衝動（或者也可以說是靈感），而不是由於分析，但用一種外表上的美來動人，而不是用理致來說服人。在韓愈以前的批評文字，劉知幾的「史通」，劉勰的「文心雕龍」，陸機的「文賦」，都可以說是精心之作。這幾位批評家在命筆之前，確曾先有一番經驗存在，再由心中加以組織布置，以成論議之文。但是他們的文章，仍然受到了環境上、習慣上種種偏向的影響。等到他

們寫了出來，就自然成爲「方其搦翰，氣倍辭前，暨乎篇成，半折心始」了。於是他們的文辭，縱有精意，也被浮辭掩蓋下去，如果不另加詮釋，其中精意，仍是難以表達。

「意翻空而易奇，言徵實而難巧」，用任何方法來表達，均有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之處，縱以梵文組織之嚴密，亦不能例外。因此我們的批評文字所以說理不夠透闢，並非完全由於我們傳統方法的含混。有一種所謂「在言外」之「意」，可能任何言語方式，均不能表達。可是宇宙之中大部分精深的理論，都不是意在言外的；它們可以表達出來，只是簡單的言語所能敘說或分析的。數學是一種思想形式，符號邏輯也是一種思想形式，它們所賴於文字者極少；甚至有些思想，非我們人類的腦所能勝任，而需要「電腦」去幫助解決。因此有些「意」，根本就未曾從人類心中產生過，而是靠數學、邏輯、以及機械中的「言」推演出來。也就是「意」與「言」孰精孰粗，孰巧孰拙，只能就所指的範圍，去個別論定，並非像古人所說那樣「意精而言粗，意巧而言拙。」

再就「意」而說：所謂「意」除了偶然有些奇詭而籠統的概念發生，成爲所謂靈感，不是我們習慣上用的語言，所能組織出來而加以表達以外；一般人的思想，都是心中的語言，亦即腦子對自己在說話。一個懂得兩種以上語言的人，可能會使用兩種以上的語言去思想；但是他們還是要用語言去思想。所以文人講到「意」與「言」之分的時候，其所謂「意」可能是：一、特殊精警的感覺，不是任何人類語言所能表達。二、用人類語言可能表達出來，但不是思想的人平常知道的語言所能表達；可以表達這種思想的語言，是在思想者所知語言之外（例如非漢文所有），或超乎當時時代範圍之外（例如用現代語可以表達，而古代

語不能表達)。三、思想者用他自己的口語可以表達，而用文章的形式，如駢文、詩、或古文的形式就不能表達出來。四、原來思想者有一個廣泛的意思，但用思想來組織時，就會忘掉了一部分而成爲不完備的思想，或者需要非常多的語言才能表達，而原來思想者要做簡潔的文章，不得不犧牲原有思想的一部分。

我們中國的語言，文法最簡單，尤其是古代的比現代的簡單。別國文字的文法，大致都由複雜走向簡單，中文文法的發展恰巧相反。加上我們文學批評的方向，更是「居簡而行簡」，於是簡單的方向，更爲顯著。文法簡單的好處，是字的活用，超出了詞性的界限，使得思想更爲自由，思想不會太受文法的拘束。文法簡單的壞處，是思想容易缺乏條理，以致思想變爲簡陋，而偉大的作品不容易產生。我們的語言，可以產生非常優美的句子，我們可以把字句裝點成爲特定的形式。我們的語言，可以規定每句的字數，成爲整齊的形式，而使變化寓於整齊之中。四言詩，五言詩，七言詩，駢文，駢文中的四六體，以及八股文，都是在整齊句法之中，而充分表現對稱之美。這種整齊而優美的形式，別國人士用他們自己的文字，也曾經試作過，結果卻沒有我們那麼完美。這是我們特有語言給我們極大的成功，而使別國不能望其項背的。

從另外一方面說，也許得之於此便失之於彼。中國文字本身的美，使得美的發展太過，而思想條理，反而被窒塞了。韓愈的古文選動，本是中國文學一個轉機，無奈他及他以後諸人的成就，均非常有限。他的目的雖在革新，而其方法，卻是復古，提倡復古之後，似乎凡是古的就是好的，開物成務的理想，反而受到忽略。因此所謂「古文」者，不過是些假古

董、內容常常貧乏得可憐。比韓愈稍前一些時候，陸贄的奏文還是用六朝傳統的舊式，但曲盡事情，非後人所能及。是以古文之改革，對事理上的貢獻，也就不太多了。韓愈以後，樊宗師故爲艱澀，使讀者難曉，原非古文正宗。歐陽修爲北宋古文宗師，被推爲韓昌黎以後第一人。但從現代批評眼光來看歐陽公之文，除去讀起來甚爲流利以外，並無多少了不得的貢獻。

歐陽公平生最偉大的工作還是集古錄，因爲這是一個新的方法，整理新的史料，開古來未有的新路，確是一件繁重的工作。至於「新唐書」和「新五代史」已經是瑕多於瑜，而「新五代史」尤不及「新唐書」。等而下之，便是歐陽公的古文，這只是些人工雕琢，全無生命的玩具罷了。其實歐陽公多恃天資，而不太多讀書，既得重名，便專以在文章之中玩弄姿態以爲畢天下之能事。其中如朋黨論中誤靈帝爲獻帝，便是一個可駭的錯誤；他對於「畫錦堂記」，改了半天，才把「仕宦至將相，富貴歸故鄉」改爲「仕宦而至將相，富貴而歸故鄉」。其實這種「而」字的用法，在先秦兩漢文中，是很自然的，這兩句的原文，當爲「君仕宦而君至將相，君富貴而君歸故鄉」；項羽的「富貴不歸故鄉，如錦衣夜行」，按照當時行文之例全文實應爲「吾富貴而吾不歸故鄉，如錦衣夜行」，把「而」字省略了。所以「而」字實在還有文法上的功用，歐陽公加此二字費了如許大力，而後世言古文者，還只認爲與「文氣」有關。那就由於唐宋以後的「古文」只是用古代的文來寫當時之事。古代的文已和口語脫離，用法不甚顯明，因此雖一字之微，還要費如許大事才用得上。

就文論文，蘇軾之文實在歐陽公以上。這是由於蘇軾之文從「漢書」出。他曾對「漢

書」下過功夫，並且教人以分途注意爲讀漢書之法。現在看來，先秦各家之文，變化甚多，各家彼此不能盡同，因而難於襲用。至於「漢書」，多出於班固一人之手，數十萬字中，用法差異不大，襲用起來，也就較爲容易了。當然，漢書用法已和北宋口語相差極大，所謂容易，還是比較上的。

所以韓愈以後的古文運動，雖然可能成爲革新運動，但由於誤認「古」則必「美」，因而千年以來作者不知不覺的走上歧途，大家紛紛去做假古董，於是成爲中國文壇的大規。宋人語錄因爲重在表達思想，仿效了和尚的辦法，用當時的口語來表達。在當時實爲新的進展，但在現在仍然是不足取法的。第一，宋人語錄受到了禪宗語錄的影響，大都是簡短而不重分析的記錄；第二，我們不要忘掉了，朱文公死於一二〇〇年，喬塞（Chaucer）死於一四〇〇年，現在還有誰再寫喬塞時代的文字？豈惟語錄體不可再用，即是清末時期章回小說體文字，也不堪再用了。

我們相信世界任何一種文字都沒有不可補救的缺點。我們都是中國人，中國文字語言爲我們祖先數千年來文化所寄託，實無輕視之理由。只是近一千多年以來，我們的文章傳統實在未曾走上正當的軌道，除去了清代漢學家還有幾篇像樣的文章以外，其餘有方法、有內容的文字，實在太少了。到了如今，我們思想方式的進展，又不和清代漢學昌盛時一樣，我們有了我們現代的思想方式與特殊辭彙。我們雖然受到了我們傳統的影響，但我們的需要實非我們傳統方法所能範圍。因此我們現在的語文訓練，只注意文字的應用而不注意思想方式的訓練，青年們文學上有造詣的，差不多全由課外讀物而來（尤其是得益於國文選本所排斥的

「翻譯文學」)，這就無怪乎學校中國文一科用力多而成功少了。

我們現在另外一種問題，不是對於白話與文言的選擇問題，而是白話文仍然不適宜於朗誦。我們朗誦文言，固然不能使人聽得懂，朗誦一般寫出的白話文，也不能使人聽得懂：拿白話文做講演稿，念出時還得加以更改。主要的原因，並非由於辭彙太多的關係（因為辭彙和意義有關，絕對不可減少），而是由於我們行文的時候還是省略太多，看還可以看得懂，聽就聽不懂了。這就可以證明，我們所寫的白話，連不會寫文言的青年所寫的白話在內，都是受了我們傳統寫文言辦法的影響，只管寫的簡潔，不管文章通不通。我們今後的文字，不該再力圖避免繁蕪了，我們應該顧到實際上的語法，不要直在那裏專寫電報式的文字。

·一卷四期·

文學的境界

梁實秋

我的一位老師曾說，人生有三種境界。一是自然的境界，在這個境界裏着重的是獸性的生活，飲食男女以及各種慾望的發洩與追求。這種生活是偏重物質的。二是人性的境界，在這個境界裏人以理性控制情感，喜怒哀樂得到正常的宣洩。這種生活是道德的。三是宗教的境界，所謂超凡入聖，從實際生活的範圍裏尋得解脫，進而至於一種玄妙的肅穆高超的心理狀態。這種生活是精神的。我覺得這種說法很有道理。

文學離不開人的生活，所以文學也同樣的可以表現出這三種境界。

文學的自然境界，主要的並不是指頹廢墮落的色情作品所表現的境界而言，那種作品的趣味固然是很低級的，但其低級趣味是很明顯的，人人從字面上可以看得出。較為嚴重的是，在文學史上以放縱情感為特色的浪漫主義運動，以及標榜寫實而以「人」當做「物」來描寫的所謂「自然主義」，那種境界才是真正的自然境界。愛默孫說：「有兩種法則，人的法則，與物的法則。」「人」與「物」不分，則必造成一種紊亂，這種紊亂實肇始於近代的盧

騷。盧騷所提倡的皈依自然，實際即是極端的對原始的自然境界之嚮往。D.H. Lawrence 所寫的 *Lady Chatterley's Lover*，是一部嚴肅的小說，作者有他的見解與理論，並不是以挑逗情慾爲目的，但是他所表現的境界是自然的境界。

大部分文學作品都屬於人性的境界，寫人的基本情感，寫人生中的悲歡離合，發掘人性，感動人心，但其中多多少少或隱或顯的總不免要帶着一點道德的意味。所謂道德不是風俗習慣或規律教條，而是指內心的一種抉擇節制的力量而言。人之所以爲人就在這一點。文學作品之刻劃人性而能深入動人，即由於觸到了這一點微妙的所在。

文藝作家於飽經事變閱盡滄桑之後，往往大徹大悟，以至於明心見性，頓悟玄機。所謂「高明之人，狹小塵世。」杜工部之詩，即一例證。其大部分作品，都是有關世變，或自傷坎坷，但亦時而有見道語，那即是頓然到了一種宗教的境界。此種境界常是一刹那的存在，不易常住。Blake 在一粒微塵看出「世界」，Tennyson 在一朵小花悟出了生命，那都是高度智慧的閃現。

一個人的生活並不一定永遠局限在一個境界裏，事實上我們有時是獸，有時是人，有時是神，不過是人的時候較多而已。文學家亦然，他的作品也往往表達出不同的境界，也是表達人性境界的時候較多而已。

在文學裏，境界並不是一切。作品之成功尚有賴於其他的條件相輔而成。例如：取材、遣詞、佈局等等，都是在藝術上不可或缺的条件。境界只是作品的一種趣味，亦不可強求。在某種環境之中，有某種心情，因緣湊巧，自然產生某種境界，李後主詞：「……奴爲出來

難，教君恣意憐。」描寫的實在細膩透徹，但是境界不高。「無門關」裏的一偈：「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涼風冬有雪，若無閒事在心頭，便是人生好時節。」境界不可謂不高，但平白直叙，不是好詩。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」那意味就無窮了。

布萊克「在一粒微塵看出了世界」，原詩題名為 *Auguries of Innocence*，其起首四行譯文如下：

窺細砂見世界，

窺野花見天國；

握無窮於手掌，

駐永恒於片刻。

丁尼遜「在一朵小花悟出了生命」，原詩題名為 *Flower in the Crannied Wall*，其全詩譯文如下：

額牆縫裏的野花一朵，

我將你自牆縫裏摘下，

連根帶葉我握你在掌中，

微小的花朵——只要我能懂

連根帶葉連一切，你是什麼，

我就會了解什麼是人和造化。

兩詩都是引用的余光中先生的翻譯。

